

太宰治的〈竹青〉與《聊齋誌異》 的〈竹青〉

陳 明 姿

摘 要

中國自古即有大量典籍傳入日本，並影響及日本文學。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也是其中之一，《聊齋誌異》於 1768 年傳入日本後，對江戶時代及近現代文壇都產生極大的影響。日本出現了不少《聊齋誌異》的翻譯作品及翻案文學，太宰治的〈竹青〉亦是其中之一。日本有不少翻案自中國的作品，因顧及兩國風俗民情，常會將地名、人名或若干情節加以修改，改寫成日本的地名、人名及適合日本社會的情節。而太宰治的〈竹青〉不僅作品名稱沿用《聊齋誌異》的篇名，連故事的地名、人名都未加修改。然而太宰治卻在該作品的後面加上自注，「本篇為創作，是爲了要讓中國人閱讀而寫的，可以翻譯成中文」。太宰治是如何改寫《聊齋誌異》的〈竹青〉，又意欲藉由這種改寫向中國讀者傳達何種訊息呢？本文特別透過比較太宰治的〈竹青〉與《聊齋誌異》的〈竹青〉，以探討兩作品有何異同，各具何種旨趣，又爲何會產生如何差異，希冀藉此對中日兩國文學特質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關鍵詞：《聊齋誌異》，〈竹青〉，太宰治，仙鄉，現實世界

* 本文 94 年 4 月 20 日收件；94 年 5 月 27 日審查通過。

A Study of Dazaiosamu's "Chikusei" and Pu Song-ling's "Chu-ching" in *Liao-Chai Chi-I*

Mingtzu Chen*

Abstract

Many Chinese books and records have traveled to Japa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y hav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Japanese literature. Pu Song-ling's *Liao-Chai Chi-I*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one of them. *Liao-Chai Chi-I*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1768, and had an amazing influence on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Edo period as well as modern times. Quite a few translations and literary works presenting divergent views on *Liao-Chai Chi-I* appeared in Japan, including Dazaiosamu's "Chikusei."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azaiosamu did not make any change in the plot and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places. Even the title remained the same. He emphasized in the endnote that "Chikusei" was a creative work, and that he wrote it for Chinese peopl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he rewrote Pu Song-ling's "Chu-ching" and what messages he wanted to convey to Chinese readers. Looking 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works, I try to understand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Keywords: *Liao-Chai Chih-I*, "Chikusei," Dazaiosamu, paradise, real worl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前言

中日兩國自古即交流頻繁，中國的每一朝代皆有大量的典籍經由各種管道傳入日本，並影響及日本文學，《聊齋誌異》也是其中之一。根據〈商舶載來書目〉的記載，《聊齋誌異》早在該書刊行兩年後的1768年（明和5年）便已流傳至日本，¹而且在江戶時代也已出現《聊齋誌異》的翻案作品，如都賀庭鐘的《莠句冊》（1786年刊行）第三則故事的第三段落是翻案自《聊齋誌異》〈恆娘〉。²又森島中良的《風草子》（1792年刊行）全篇作品共有九則故事，當中有七則是《聊齋誌異》的翻案。³此外閔亭傳笑的《棲重思亂菊》（1826年刊行）是〈蓮香〉的翻案。笠亭仙果的《MIMEYORI 草紙》（1847年）取材自《聊齋誌異》的〈瑞雲〉。⁴進入近代之後，《聊齋誌異》對日本文學的影響更深，如明治20年神田民衛的《聊齋誌異抄錄〈艷情異史〉》實際上是《聊齋誌異》〈細柳〉的譯本，石川鴻齋的《花神譚》亦是取材自《聊齋誌異》的〈香玉〉〈花神〉〈花姑子〉等作品的作品。明治36年國木田獨步負責編輯《近事畫報》時曾收錄〈竹青〉〈王桂庵〉〈石清虛〉〈胡四姐〉的日文翻譯。又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裡除了〈酒蟲〉（大正五年）及「頭掉了」（大正六年）是取材自《聊齋誌異》外，〈仙人〉（大正四年）取材自〈鼠戲〉〈雨錢〉〈丐僧〉〈小二〉〈木雕美人〉，〈仙人〉（大正十一年）是由《聊齋誌異》的〈勞山道士〉改寫而成的作品。此外，太宰治的〈竹青〉（昭和20年）、〈清貧譚〉（昭和16年）亦是《聊齋誌異》的翻案作品，《聊齋誌異》的日文翻譯更是不勝枚舉，《聊齋誌異》與日本文學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然而雖是翻案自《聊齋誌異》，當中仍有些作品和原著的旨趣迥然相異。太宰治的〈竹青〉亦是其中之一。日本有不少翻案自中國的作品，因顧及兩國風俗民情不同，常會將地名、人名或若干情節加以修改，改寫成日本的地名、人名及適合日本社會的情節，而太宰治的〈竹青〉不只作品的名稱沿用《聊齋誌異》的篇名，連故事的地名、人

¹ 參照大庭脩的〈商舶載來書目〉，《關西大學東西研究所研究叢刊》《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日本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中心，1967）687。

² 參照德田武，〈庭鐘與《西湖佳話》《聊齋誌異》——《莠句冊》第三篇覺書〉，《日本近世小說與中國小說》（《日本近世小說與中國小說》）（日本武藏山村：青裳堂書店，昭和62年5月印行，平成4年10月再印）225-36。

³ 參照註二同揭書336-70。

⁴ 參照藤田祐賢，「聊齋誌異 解說」，《聊齋誌異》，蒲松齡作，松枝茂夫等譯（日本：平凡社，昭和38年4月）452。

名都未加修改。然而太宰治在撰寫該作品時除了在題名〈竹青〉之下加上副標題「新曲聊齋誌異」之外，更在該作品的後面加上自注：「本篇爲創作，是爲了要讓中國人閱讀而寫的，可以翻譯成中文」（261）。太宰治如何改寫《聊齋誌異》的〈竹青〉，又意欲藉由這種改寫向中國讀者傳達何種訊息，是一饒富趣味之問題。於此，筆者特別透過比較太宰治的〈竹青〉與《聊齋誌異》的〈竹青〉，探討兩作品有何異同，各具何種趣旨，又爲何會產生如此差異？希冀藉此對中日兩國文學特質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二

太宰治的〈竹青〉於昭和20年4月發表於日本的《文藝》第二卷第四號，太宰治或許也看過原文，但除了原文之外，小山清氏等人曾指出太宰治也看過田中貢太郎的「聊齋誌異」日譯本。⁵不過即便參考了田中的日譯本，仍與其不同，因爲田中的日譯本是按照原文逐句逐語翻譯而成的，但太宰治的〈竹青〉卻在「人物的性格及行動」⁶上加入了自己的創作。

首先就字數而言，《聊齋誌異》的〈竹青〉僅是1600字左右，⁷但太宰治的〈竹青〉⁸卻有一萬兩千字左右，縱然由中文改寫而成日文時會增加字數，但增加了這麼多字，可以看出太宰治加入了不少原文所沒有的情節。爲了瞭解太宰治加入哪些情節或修改了哪些情節，於此先將其分成四部分並與《聊齋誌異》的〈竹青〉加以比較，即（一）介紹主人翁魚容的部分。（二）第一次科舉落第後化爲烏鴉與竹青結婚至其中彈而亡，回到人間的部分。（三）第二次科舉落第後與竹青相逢的部分。（四）因思鄉而回到人間之部分。

第一部份太宰治的〈竹青〉敘述湖南某個郡邑有位叫魚容的窮書生，本來出身不凡，人又長得「眉清目秀」，並且自幼好學，言談舉止更是不逾先聖教誨，奈何

⁵ 大野正博，〈關於聊齋誌異的《竹青》——與太宰治的〈竹青〉的比較〉（日本仙台：《集刊東洋學》29，1973年）168-81及松村定孝，〈太宰治——《清貧譚》與《竹青》與《聊齋誌異》〉，《比較文學》，吉田精一編（東京：潮文社，昭和47年6月）314-31都曾提到太宰治參考了田中貢太郎譯、公田蓮太郎注的《聊齋誌異》。

⁶ 參照松村定孝，〈太宰治——《清貧譚》與《竹青》與《聊齋誌異》〉，《比較文學》，吉田精一編（日本：潮文社，昭和47年6月）314-31。

⁷ 本稿所引用之《聊齋誌異》原文及字數係依據蒲松齡《聊齋誌異》（高雄：大眾書局，中華民國62年）105-07。

⁸ 本稿所引用的〈竹青〉內容係依據太宰治〈竹青〉，《太宰治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9月初版第一刷，1984年10月第二刷）252-61原文翻譯而成的。原文爲日文，中文係筆者之譯文。

命運多桀，自幼即喪失雙親，只好到處投靠親戚，因其並無家產，親戚們亦都刻意疏遠他。有位嗜酒的伯父更於酒後一時興起硬將家中一位長得黑瘦、不識字的醜陋婢女賞與他，還說是天賜良緣。魚容雖然內心覺得很委屈，但因伯父對自己也有養育之恩，不敢拒絕。這位婢女據說還是那位伯父的小妾，不但容貌醜陋，對魚容也不溫柔體貼，她打從心裡否定魚容的學問，常對魚容冷嘲熱諷，甚至要魚容幫她洗自己的衣服。魚容雖「身處故土」，卻似「天涯孤客」，內心渺茫空虛。魚容覺得自己這樣子渾渾噩噩日復一日的過下去，對不起列祖列宗，終於決意去參加鄉試，希望能夠金榜題名，揚名立萬，遂怒擊惡妻一拳，離家前去應試。

關於這部分，對照《聊齋誌異》裡的原文，則發現其對主人公魚容的介紹僅有「湖南人，家甚貧」而已，但太宰治的〈竹青〉卻濃墨重彩的敘述魚容的出身、人品以及其處境。甚至對其周遭人物亦有詳細的描述。魚容出身不俗，言行端正，勤讀詩書，頗具有儒家社會裡理想書生的形象，相對的魚容周遭的人，除了伯父蠻橫、親戚勢利之外，其妻更被描寫成一位惡妻。這些都是原著裡所沒有的情節，太宰治的〈竹青〉裡的魚容不僅物質生活、連精神生活都是處於極不如意的境遇。

第二部份描述魚容雖懷抱青雲之志，前去應試，卻名落孫山。又因無旅費回鄉，竟流落至吳王廟，吳王頗同情他的遭遇，遂讓其變成烏鴉。魚容雖滿足於烏鴉的生活，某日卻因接食船夫們餵食的羊肉時，一不留意中彈身亡。但醒來後卻發現自己還躺在吳王廟裡，幸得當地農夫資助，才得以返鄉。當然返鄉後亦依舊過著不如意的日子。這部分大概的情節雖與《聊齋誌異》原作相近，但太宰治的〈竹青〉對魚容的言行及心理有較詳盡的描述，如落榜後流落吳王廟的魚容想起回家後不知會如何挨老婆罵，就想乾脆自殺算了。又自語道：「烏鴉沒有貧富之分，真是幸福」（253），之後在看到群鳥吃完船夫們餵食的羊肉後，高興的在天空盤旋的情景時，又羨慕的低語道：「烏鴉真是幸福」（253），當然魚容的想法及其喃喃自語的內容吳王都知道了，所以才會讓其變成烏鴉。因為作者加入了原著裡所沒有的這些描述，讓魚容變成烏鴉一事更合理化。同時也暗示變成烏鴉其實是魚容自身的祈求。另外太宰治的〈竹青〉裡的魚容在農民的資助下回到故鄉後，又繼續過著受親戚蔑視、妻子頤指氣使的生活的這一段，則是《聊齋誌異》所沒有的敘述。顯然太宰治刻意強調魚容現實生活的不如意，尤其是家庭生活的不美滿。

第三部分，三年之後的春天，他因受不了妻子的虐待，再度揮拳怒打妻子，前去應試，卻又落榜。歸途，經過洞庭湖畔，他又去吳王廟，並取出懷中僅有的錢買羊肉餵食那裡的烏鴉，企盼能與朝思暮想的竹青再度重逢，然而卻無法如願，既無面目回家鄉，又不能再見竹青，魚容對這世間充滿絕望，正想投湖自盡時，背後卻

傳來一聲「別來無恙」，回頭一看卻是一位長得明眸皓齒，二十左右的麗人。原來是竹青，她已變成神鳥。竹青聽到吳王廟的烏鴉告知魚容尋找自己之事，特地前來，魚容喜出望外，想帶她回家，但竹青卻要回漢陽，兩人在爭辯之時，魚容本想用情理來打動竹青，甚至引用聖賢之言，但反被竹青以論語裡的孔子之言駁倒，只好在自暴自棄的心情下隨竹青去漢陽。去漢陽之後，雖然和竹青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但魚容沈醉於美景之時，卻想起了故鄉的妻子，說出想和故鄉妻子共同欣賞眼前美景之語。

這部分除了對主人翁魚容與竹青的言行及心理有更詳細的描述之外，顯然有些情節和《聊齋誌異》裡的〈竹青〉明顯有所出入。第一點是《聊齋誌異》裡的魚容於第二次科舉時順利高中舉人，風光準備「少宰」（祭祀的羊）去答謝吳王，祭拜完畢，並「大設以嚮烏友」（105），但太宰治的〈竹青〉裡的魚容卻連第二次的科舉也落榜，而且重回吳王廟時，是用其僅剩的一點錢買羊肉以嚮烏鴉。想藉此找出竹青，恰似想在沈溺之前抓住最後一塊浮木的溺者。太宰治的魚容在現實世界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其不幸遠在《聊齋誌異》的魚容之上。第二點是，前去竹青家鄉漁陽的過程也有所不同，如《聊齋誌異》的竹青是等魚容睡著後施展仙術將魚容帶到漢陽，而太宰治的竹青，卻是熟讀聖賢之書，偏愛引用先哲名言的魚容反被竹青以先聖哲理駁倒，才隨竹青前去漢陽。第三點是所掛念的對象不同，在漢陽過著逍遙快樂的日子時，雖然兩作品的魚容都興起思鄉之情，然而相對於《聊齋誌異》的魚容是掛念與親戚斷絕聯絡，太宰治的作品裡的魚容看到美景時，卻是想起故鄉「一無是處」的妻子。太宰治藉此說出故鄉裡最令魚容難以割捨的竟是平日欺壓他的妻子。可見妻子在魚容心目中所佔份量之重。

第四部份是因思鄉而與竹青分離，回到家鄉後的情景。這部份，兩作品情節完全不同。《聊齋誌異》裡竹青得知魚容欲返鄉之心意後，表明自己無法與魚容一同返鄉，而且亦因魚容在家鄉已有妻室，若隨魚容前往將無自己容身之處，但臨別之時除厚贈盤纏、新衣、襪履外，還有一件可以自由來去的黑衣，因此回到家鄉後的魚容除可過著富裕的生活外，還可在思念竹青時隨時穿上黑衣便可飛至漢陽。魚容回家鄉後的某日因思念竹青遂著黑衣飛往漢陽，竹青親自出來迎接，數日後並產下一男嬰，為紀念在漢水產下之子遂命名為漢產。由於和氏無子，竹青遂於再生下一對男女漢生及玉佩後，將漢產送與和氏養育，起初僅是每年三四次歸省漢陽，最後在和氏卒後魚容便攜帶前去奔喪的漢生及玉佩一齊去漢陽，自此不返。總之與神女竹青重逢之後，魚容不但從此可以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更因竹青為其產下子女，彌補了和氏無法生育之憾。而且不只可以在人界過著幸福了日子，還可以隨時赴仙

鄉會神女竹青，最後魚容自己也赴仙鄉，成爲神仙之一員。對《聊齋誌異》的魚容而言，仙鄉與人的世界是相通的兩個世界。魚容可以利用黑衣自由來去兩地，最後並成爲長生不老的神仙。至於太宰治的作品裡的竹青則是在魚容陶醉於漢陽美景時，不自覺得流露出思慕妻子之情後，竹青忽然表明其真正的身分及說明帶魚容來漢陽的目的。原來她是奉吳王廟裡的神明之命前來考驗魚容的使者，她一語道出魚容其實一直無法忘懷其妻。然而也由於魚容並未因沉溺於快樂而忘掉人的世界，所以魚容雖然鄉試落榜了，卻通過了神的考驗。因此魚容不會遭遇到連神女竹青都覺得非常可怕，無法說出口的懲罰。之後竹青叫下人備船讓魚容回鄉，魚容十分失望的坐著船回自己的家鄉，以爲從此不能再見到竹青了。然而回家一看，卻見竹青笑容燦爛的出來迎接他，魚容十分訝異，原來妻子在他不在時，生了一場大病，病好後就變成跟竹青一模一樣，不但容貌改變，性情也完全變好了。變得對魚容十分溫柔體恤，不久產下一子。魚容從此默默的繼續過他的貧窮日子，親戚們也和往常一樣，沒人尊敬他，但他也不在意，終其一生爲一平凡的田夫。

總之太宰治的〈竹青〉除了對主要人物魚容、魚容之妻、竹青等人的心理，言行有更多著墨外，亦加入了《聊齋誌異》裡未描述各種情節，如對魚容的出身、境遇的敘述。且爲了要凸顯魚容的不幸遭遇，其周遭的親戚都被設定爲勢利現實的人，其妻更被描述成惡妻，相對的烏鴉世界裡的竹青則被刻意描繪成一個賢淑柔順的妻子。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主人翁魚容而言，《聊齋誌異》的〈竹青〉裡的人界和仙鄉是相互連接的世界，但在太宰治的〈竹青〉裡，人界和仙鄉卻是相互隔絕的世界，因此雖然兩者都在描寫一個科舉落榜者的奇遇，但蒲松齡〈竹青〉裡的魚容不但因這段奇遇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甚至進入仙鄉成爲神仙，而太宰治的〈竹青〉裡的魚容則是在神女的告誡之下，回到人間與妻子一起過著平凡的日子。

三

太宰治採用同一題材寫出和《聊齋誌異》如此不同結局的〈竹青〉，是想否定《聊齋誌異》的什麼？又想藉此向讀者詮釋什麼呢？以下試著比較兩作品的文藝意識以瞭解其真正的意圖。

首先，主人翁魚容科舉下第，在吳王廟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後，吳王並未立刻引導他進仙鄉，而是讓他化身成烏鴉，暫時離開他滿懷不滿的人間，嘗試過烏鴉的生活。他在烏鴉的世界裡與竹青結婚，「雅相愛樂」倒也過得自在快樂。然而烏鴉雖有靈性，畢竟不是神仙，也無法長生不老，化成烏鴉後的魚容取食時「輒馴無

機」，有一次終於因此中彈身亡，就這樣結束了其短暫的烏鴉生命。醒過來後卻發覺仍然臥身廟中，於是他又回到人類的世界。他究竟睡了多久不得而知，作者亦未有交代，但應不至於太久，否則怎可在不吃不喝的情況下存活下來。以夢為主題，在短暫的夢裡度過一生的作品早見諸於唐代小說，〈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等作品皆是，但若只是作完這個夢就結束，似乎與前人的作品無多大差別。這篇作品的可讀性亦將大為降低。這篇故事的主人翁魚容雖在當地人的資助下回到家鄉，卻一直對竹青念念不忘。而這也是改變他命運的重要原因，他一有機會便表明想見竹青之心。首先是三年後，他再次應試，經過舊地時，除了參謁吳王外，還餵食昔日鳥友，當然也趁機祝禱道：「竹青如在，當止」（105），不過竹青卻不在，雖然無法如願與竹青見面，但這次科考，他終於順利中了舉人，於是他風光的回去吳王廟，大饗鳥友。這時他又祝禱能與竹青見面。兩次的祝禱讓鳥友們感受到他對竹青的情意，於是代為轉達，是晚竹青終於現身。換言之，由於魚容對鳥友們的厚誼及對竹青的深情，使得他得以再度與竹青重逢。而這也是魚容後來得以進入仙界的原因。

竹青再度現身魚容面前是以「二十許麗人」（105）的姿態出現的。因為她已非昔日雌鳥，而是「漢江神女」，真正的神仙譚應是從這裡開始的。神女當然擁有神力，魚容想帶竹青回湖南，竹青卻要回漢陽，相持不下，無法決定，於是竹青等魚容睡著之後，運用仙術將其帶至漢陽。魚容醒來後，才發現身處一高堂中。蒲松齡亦用其妙筆將這裡描繪成一樂園，高堂上「巨燭熒煌」，周圍「婢媪紛集」「就廣床上」「陳矮几」「夫婦對酌」（106），在美輪美奐的豪宅裡受眾多婢媵侍候，與朝思暮想的神仙美眷對酌飲酒，是多少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景象，魚容為此而「樂而忘歸」也是當然之事。兩個月後，魚容掛念家鄉的親戚，想帶竹青一起回鄉。也可窺出魚容想將這種理想的生活融入其現實世界裡的意圖。當然仙界的「漢江神女」不能隨魚容到人間去，而且魚容在人界已有妻室，若竹青與其同往，將無法獲得妥善的安置。於是竹青建議魚容將此當成「別院」，並贈予魚容化成烏鴉時的黑衣，只要魚容想念竹青，一穿上黑衣便可飛到漢水。這裡的「別院」成為魚容藏嬌的「金屋」。又這裡除了有理想中的美眷外，還有豐富的財富，此點可從離別之際，竹青贈予魚容豐富的「金貲」「新衣襪履」看出一端。當然有了理想鄉主人竹青豐富的餽贈，魚容即使回到現實世界亦從此可以過著豐衣足食的日子。而且他還擁有進入理想鄉之鑰匙——竹青所贈予的黑衣，可以自由自在往返於兩處。至此，對魚容而言理想鄉與現實世界已是兩相接連的世界。此外作者也再三強調這個理想鄉是仙鄉。首先先看魚容再次造訪漢陽時，與即將臨盆的竹青的兩人之對話及蒲松齡對竹青產下之嬰兒的描述。

魚容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106）

由此再度證實竹青已脫胎換骨，由烏鴉轉化為神女，而神女所住之鄉，當然是仙鄉，由敘述竹青生下漢產之三日後，眾神女前來祝賀這一段也可看出其中一端。

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106）

竹青的住處亦是眾神女們進出之處，作者欲強調這裡是仙境之意圖甚為明白。竹青還告訴魚容說道：

此皆妾輩，其末後著藕白者，所謂漢皋解佩，即其人也。（106）

所謂「漢皋解佩」者，即解珠贈鄭交甫之神女。⁹因此與其同輩的竹青亦是神女，能滿足眾多男士慾望的理想鄉其實就是仙鄉。魚容雖可藉黑衣自由自在往返於兩界之間，但人間終究不如仙鄉，作者亦一再強調此事，除了前面的「眾神女皆佳妙」外，在替漢產擇偶之時，竹青也以「人間無美質」為由招漢產回仙鄉，為其娶一神女之女扈娘為婦。因此魚容多年往返於兩界之後，也體認此事，終於在和氏死後，「攜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107）。表示魚容也從此長居仙境。在〈竹青〉裡，凡人的世界與神仙的世界固然相互接連，但作者還是謳歌仙界，揚棄人界。換言之，蒲松齡藉由《聊齋誌異》的〈竹青〉道出仙鄉才是理想鄉，並且認為惟有長居仙鄉才可以獲得永遠的幸福。

然而太宰治對蒲松齡這種以仙鄉為「理想鄉」以及以長居仙鄉為至高幸福的設定顯然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才會寫出了與《聊齋誌異》不同結局的作品。而太宰治又欲藉由〈竹青 新曲聊齋誌異〉詮釋什麼呢？接下來將焦點轉至太宰治的〈竹青〉。已有諸多先賢指出本作品與《聊齋誌異》不同，較廣為大眾所知者，如鈴木二三雄指出該作品「付與主人翁高邁的人格特性，且為左証其知性還讓其講出《大

⁹ 蕭統撰，李善等註，《昭明文選》，卷十二，郭景純〈江賦〉裡出現「感交甫之喪珮」一詞。李善針對此詞注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台北：華正書局，中華民國68年5月）243。由此可知「漢皋解珮者」是指鄭交甫在漢水所遇之神女。

學》《中庸》《論語》的經典名句，並融入作者的人生觀」（295）。大野正博則指出是日本作家對道教世界的斷念（死心）與反抗（168-81）。松村定孝則在〈太宰治——《清貧譚》與《竹青》與《聊齋誌異》〉一文裡指出是「注重夫婦和諧的童話式大圓滿結局」（328）。郭斐映指出太宰治巧妙地讓「幻想」與「現實」並存（126）。這些卓論每一者皆讓筆者受教匪淺，但是都未明確指出太宰治意欲藉此對中國讀者傳達什麼？又為什麼太宰治會產生如此異於蒲松齡的見解。

以下特別藉由考察其內容來探討太宰治的意圖。首先在前面已提過，作者在介紹魚容時就像所有古代故事裡常見的手法一樣，先從主人翁的美質開始起筆。主人翁魚容「家世及教養皆不凡」，長得「眉清目秀」「容姿閒雅有緻」，自幼即「很神奇的富向學之心」，「言談舉止亦未有逾越聖賢之教誨」（252），頗具儒家社會裡的理想書生形象。而其周遭的人卻相對的被描寫成儒家社會所垢弊的人物，魚容因父母早逝，只好輾轉到處去投靠親戚，他的財產在這段期間也已耗盡，因此親戚們更視其為累贅。除了親戚們個個現實之外，他的婚姻生活更是不美滿，他的一位嗜酒的伯父在醉後一時興起，硬把身邊一位長得黑瘦不識字的醜陋婢女嫁與他，這位婢女據說是那位伯父的小妾。以魚容的出身、人品、志向應可迎娶條件更好的女子，可是伯父卻說這是一樁良緣。「魚容十分困擾」（252），然而，這位伯父對他有「山高海深」（252）的養育之恩，因此謹遵聖賢教誨的魚容不敢忤逆，他「忍著眼淚」（252）娶了那位女子。而魚容娶了那位女子後，卻是更大的不幸的開始。妻子不只外表醜陋，心地亦不好，她打從內心輕蔑魚容的學問，當魚容吟著：「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時」（252），她的妻子便嗤之以鼻，說道：「與其止於至善，不如止於金錢，止於美食」（252），還把自己的髒衣服朝魚容的臉丟過去，對他說道：「不好意思，請你把這些換洗衣物拿去洗，好歹，你也幫點家事吧！」（252）。若以儒家倫理道德來看，他的這位妻子既不遵守三從，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亦無一是處，是典型的惡妻，亦因此他覺得自己雖「身在故土」卻如「天涯孤客」，內心「渺茫空虛」。太宰治顯然有意強調魚容最大的不幸是夫妻不和諧、家庭不圓滿。然而再仔細閱讀，便發現太宰治也暗示魚容被妻子鄙視，其實與他自己的言行有關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中國儒家社會的想法，出身不凡的魚容亦具有強烈的士族優越感。縱然落魄窮困，魚容潛在意識裡仍想強調自己的出身及學問，才會動輒吟出先聖先賢的名句。周遭的人，尤其是他那位不識字的妻子聽來當然覺得格外刺耳，甚至嗤之以鼻。而太宰治似乎也不是要強調魚容「高邁的人格」（鈴木二三雄 295）特性，才讓其吟詠出這些名句來，首先當魚容兩次科舉皆落第，而且又無法再見昔日鳥妻竹青一面後，於絕望之餘，遂想投湖自盡。

這時他竟然自比屈原說出「眾人皆醉，惟我獨醒」（257）的字句。魚容只是無法達成個人出人頭地的心願，卻將自己比擬成憂國憂民的三閭大夫屈原，認為周遭的人都是無知的，不禁令人嘖飯。哀傷氣氛一時凍結，悲劇頓時變成笑劇。就連跟神鳥竹青在一起之時，他亦有意無意地不時誇耀自己的學問。當竹青邀他一齊赴漢陽時，他竟然說道：

「漢陽好遠喲！」〔……〕「因為古人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所以……」魚容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他又如往常般地顯露其才學之一端。（258）

魚容自幼即父母雙亡，他爲了要說服竹青跟他一齊回故鄉，竟然編造故鄉父母親依然健在的謊言，並且引用《論語》〈里仁篇〉的名言，企圖證實自己欲回家鄉是遵守古聖賢之教誨。可見魚容既不夠誠實，又有藉古人言論來合理化自己言行的傾向。太宰治也在魚容講完這句孔子名言後，又加上一句「魚容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他又如往常般地顯露其才學之一端」（258）。從這句註解似地的旁白，也可看出作者有意指出魚容動輒引用先賢名言，其實是想誇耀其才學之一端。魚容一有機會就想顯示其比別人有才學，清高脫俗。這種心態還可從他父母早就雙亡之事被揭穿後，回答竹青的下面這段話看出一端。

原來你已經知道了，可是故鄉裡還有很多形同父母的親戚。我很想讓那些人瞧瞧我出人頭地的光彩模樣。那些人從以前就把我看成是不中用的傻子。對了，與其去漢陽，倒不如跟你一起回故鄉，好讓大家瞧瞧妳那美麗的容顏。我要讓他們大家都大吃一驚。求求妳，就這麼辦吧！我早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他們的面前揚眉吐氣。讓故鄉的人尊敬是最高幸福，亦是最終極的勝利。（258）

魚容終於說出真心話，原來他認為人生最高的幸福是讓故鄉的親戚們尊敬。雖然無法一舉高中，讓故鄉父老們對他刮目相看。不過若能帶竹青這樣的美眷回鄉，也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故鄉的親戚們將會大吃一驚，從此改變對他的看法。因此，與竹青共赴漢陽雖同樣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他仍想帶竹青回鄉，在親戚們的前面揚眉吐氣。這種心態與項羽的「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司馬遷 315）的心態如出一轍。於是竹青對他說道：

你為什麼那那麼在意故鄉的人的想法呢？一味地想獲得故鄉人尊敬的人是鄉愿，論語裡不也提到鄉愿德之賊嗎？（258）

神女竹青對「君子之道」的瞭解更在魚容之上，她也以聖賢的教誨來攻擊魚容的言行。魚容雖然出口必聖賢之言，並以遵聖賢之道者自居，其實他未必真正瞭解先哲教誨。他念茲在茲的是世俗的人對他的看法，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其實都具有要向世人顯示他優於別人的意圖。這種媚於世俗的作法正是孔子所批評的鄉愿。

由太宰治的這種描述也可看出他並未如鈴木二三雄氏所指出的「付與主人翁高邁的人格特性」（295），亦不是為了「要左證其知性」才「讓他經常說出大學、中庸、論語之類的經典名句」（295）。魚容豈止不「高邁」，毋寧說是庸俗。常引用先哲名言也只是要炫耀自己的才學罷了。

魚容被竹青說得無言以對，只好隨她去漢陽，這時他又說了一句孔子的名言。

「好吧！我們去漢陽吧！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為掩飾其內心的羞怯，他又吟了一句頗唐突的詩句，接著他自嘲似地哈哈的笑著。（258）

這次引用的是《論語》〈子罕篇〉第九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169）。這句話本來是孔子在哀嘆逝世的歲月，魚容本來是為了要掩飾自己的羞怯而引用的，但這句話用在這裡其實也頗唐突的，更讓人覺得魚容只是愛賣弄而已，未必有真才實學。

去了漢陽，兩人共處一室，不久魚容竟問竹青一句頗煞風景的話：「天還未亮嗎？」（259），竹青紅著臉低語道：「暗暗的比較好，才不會害羞」（259），這時魚容又賣弄了一句：

「許是君子之道闇然吧」魚容苦笑了一下，又說了一句無聊的冷笑話，「不過古書上寫著素隱行怪，把窗戶打開吧！且讓我們來欣賞一下漢陽的春景吧！」（259）

這部分分別是引用自《中庸》的「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第三十三章）及「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第十一章）的兩句。本來前句的意思是說：「君子為人之道是美在其中，不顯露於外，日子久了卻一天比一天章明」（謝冰瑩 63-64）。後面的句子則是「有些人好求隱僻之理，而行為詭異，後世雖有人

稱述，我也不願這樣做」（謝冰瑩 34）。魚容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羞怯才想講點什麼吧！但這句話用在這裡也是頗顯唐突，也更凸顯魚容只是一昧的愛賣弄才學而已，連神女竹青亦覺得他實在是誇耀過度了，因此最後才會告誡他說道：

做學問固然是好事，但刻意誇炫自己脫俗不凡，則是卑鄙的。（260）

這句話不只是說給魚容聽，同時也是說給活在儒教社會裡自以為高邁脫俗，動輒引用聖賢之言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行，並藉此誇耀自己才學的某些中國人士聽吧。

除了認為不應該借聖賢之言來炫耀自己的才學外，他對幸福的定義也有不同於蒲松齡的見解。首先他認為夫妻和諧，家庭圓滿是最高的幸福。在現實世界的魚容最大的不幸是有一個不尊重他，又會欺壓他的妻子，因此成為烏鴉後，作者為凸顯他的幸福感，特別強調他擁有一位賢淑溫柔的妻子。變成烏鴉的魚容吃完水手們餵食的羊肉，陶醉於洞庭美景時，邂逅了雌烏竹青，當竹青知道魚容在人類世界遭逢種種不如意後，告訴他：「今後不會再有那種事了，因為我會隨侍在你的左右」（254）「你可以吩咐我做任何事，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254），讓魚容受寵若驚，起初還懷疑自己的好運，不敢貿然接受竹青願與其比翼雙飛的要求，但當竹青告訴他自己是吳王派她來嫁與魚容時，便欣然接受，並向竹青道歉。竹青卻說道：「唉呀！你不用那麼鄭重其事，太見外了。從今天開始，我就是服侍你的人了。那麼，老爺，吃過飯了，我們一齊去散步好嗎？」（254）。魚容從未如此的受尊重過，一下子恢復了他所失去的尊嚴。新婦竹青清純嬌羞，如影隨形的跟在魚容身邊照顧他，因此「落第書生半生的不幸，至此完全風消雲散」（255）。竹青和魚容之妻截然不同，溫柔賢淑，是儒家思想裡理想的妻子形象，變成烏鴉後的魚容幸福至極，而且其最大的幸福是有位儒家世界裡的賢妻隨侍在側。太宰治意欲強調夫婦和合是幸福生活根源之意圖顯而易見。

此外太宰治對於將仙鄉設定為理想鄉一事，也持不同見解。他認為人不可能去仙鄉，在作品裡魚容曾有兩次離開人的世界，而且兩次都是在他對現實世界感到絕望的時候。第一次是在第一次鄉試落第時，他既悲且恨，滿懷憤世嫉俗之心，心想：「乾脆死了算了」（253），但同時他又羨慕沒有貧富之差的烏鴉。於是吳王廟裡的神讓他變成烏鴉。成為烏鴉之後固然極幸福，卻因他攝食不小心，中彈而亡，所以他的烏鴉生涯沒多久就結束了。針對此事太宰治特別在後來藉由竹青道出「神為了要懲戒你，所以讓你中彈，回到人界來」（260）。因為「化為禽獸而感受到真正幸福的人，是神最厭惡的人」（260），因此第一次離開人間而進入的異界不是仙鄉而是禽獸的世界。

第二次是在第二次鄉試落第的時候。他無顏回去見故鄉親戚，遂祈求與竹青再會。在他萬念俱灰欲投湖自盡之時，竹青出現了。他說服魚容帶他前往漢陽的家，竹青的家頗具世外桃源情調。除了有像是「人偶所居住般地吸引人的美侖美奐的樓舍」（259），還有「五六個下人」服侍，房裡也擺著「美酒佳餚」，庭院裡「桃花繽紛撩亂、黃鶯百囀」（259），然而雖處於這個足以令人樂不思蜀的世外桃源，魚容卻想起了他的妻子，不由得說出「真想讓故鄉的老婆也欣賞一下這樣的美景」（259），這話一出口，連他自己也為之愕然。他問自己「我還愛著那位醜老婆嗎？」（259），而且不知何故，有點想哭的感覺。顯然即使處於樂園般的理想鄉，有最高級的享受，他仍然無法忘卻故鄉的老婆。

不，沒那回事，她一向不敬重我的學問，還叫我幫她洗髒衣服，搬庭院裡的石頭，而且還聽說她是伯父的小妾，她一無是處。（259）

他一一列舉出老婆的缺點，的確是「一無是處」。這些話不只是對竹青辯解的話，同時也是說給自己聽的吧！然而魚容內心真正的理想的確是想跟那位一無是處的老婆無怨無悔、同甘共苦的共渡一生。神女竹青一語道出了魚容真正的想法，要他回去自己家鄉。只是要放棄眼前的享受，仍令人捨不得，於是魚容抗辯道：

這太過份了，是你誘惑我到這裡來的，現在才要叫我回去，真過份，攻擊我說我是鄉愿，要我放棄故鄉的人，不正是你嗎？你簡直是在玩弄我。（260）

於是竹青表明自己的身份，原來她已是神女，這次是奉吳王廟之神之命令來考驗魚容的。因為魚容所認識的竹青，本是烏鴉，他想再與竹青見面，不也意味著他想再度進入烏鴉的世界。所以神要竹青來考驗魚容「是否真的羨慕烏鴉的生活」（260）。神女竹青對魚容說道：

由於你再度乞求回到烏鴉的世界，所以這次神讓你遠離故鄉，並給予你各種享受，試探你是否沈溺於快樂而忘了人本身的世界。如果你真的忘卻了的話，所受到的懲罰將可怕到連我都說不出口的。（260）

不管可以享受多麼快樂的生活，變成烏鴉，其實就是墮入禽獸的世界；如果魚

容「化成禽獸」而感到真正的幸福，將成爲「神最厭惡的人」，其所受到的懲罰將可怕到連神女「都說不出口」。但幸虧魚容沒有忘了人的本性，所以通過了神的考試。通過神的考試後不只考官竹青不見了，連方才的世外桃源亦不見了，原來疑似仙境般的理想鄉竟是神女竹青幻化出來測試他的考場。離開人的世界就是非人的世界，太宰治的〈竹青〉裡沒有仙鄉的存在。魚容若爲了自身的幸福而想跟竹青在一起的話，只會進入禽獸的世界。

既然沒有比人間更適合人居住的世界，要如何才能使這個世界變得容易居住呢？神女竹青在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竹青在還是烏鴉時被描寫成一個溫順賢淑的理想妻子，處處以夫爲尊，是儒教世界理理想的妻子形象，亦讓魚容感受到真正的幸福。然而當他再度現身後，她卻成爲一個才識不凡，辯才滔滔的女子，魚容也因此辯不過她，只好隨她到漢陽。而在表明自己是神女的身份後，竹青又成爲一個人生幸福指南的導師。她教魚容如何處世。

回去吧！你已成功地通過了神的考試，人的一生註定要爲人本身的好惡而苦，是無法逃避的宿命。只能儘量忍耐，並不斷地努力以克服痛苦。作學問固然是好的，但刻意誇炫自己脫俗不凡則是卑鄙的，你可以更認真的去愛惜這個俗世，並爲其而苦惱，一生試著投注全力去面對這世俗的一切吧！神最喜歡那種人了，我已命下人備好了船。立刻乘著那艘船回去！再見了。（260）

神女告誡魚容，凡是人活在世上就難免要爲自己的七情六欲所苦，這是無法逃避的宿命。雖然會因此而覺得痛苦煩悶，但除了人世之外，人也沒有其他世界可居住，因此必須忍耐，並不斷修身養性，以便自己跟他者相處時能更和諧。像魚容動輒炫耀自己的才學，也是令人厭惡的原因之一，因此神女要他改善自己的缺點，好與其妻和睦相處。

最後，太宰治更製造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當魚容垂頭喪氣的回到家鄉，不知會怎麼挨妻子的痛罵，而戰戰兢兢的從後門偷窺家裡的動靜時，出來迎接他的卻是竹青，他十分訝異，原來他不在的時候，妻子生了一場病，病癒之後，不但外表變得跟竹青一樣，對魚容的心態也改變了。她對魚容說道：「請忘了過去的事，原諒我吧！」（261）。這是以前妻子絕對不會說出口的事，而更令人吃驚的是，她又說道：「讓我一輩子伺候在你身邊吧！」（261）。這是以前竹青對魚容說的話。妻子從裡到外都變得跟竹青一模一樣。也就是說原來的惡妻完全變成魚容心目中理

想的妻子。

換言之，神女先曉喻魚容，改變他對人世的看法及處世風格，不再炫耀他的「君子之道」，但只有魚容改變，他的妻子沒改變，仍不可能過著夫妻和樂的日子，於是神女又使用神力，改造魚容之妻，使其從裡到外完全變成魚容心目中理想的妻子，從此兩人便可以在一起過著樂融融的日子。太宰治的〈竹青〉未以仙鄉為唯一的理想鄉，但他仍然引進超自然之力，改造現實世界人物的內在及外表，使一對怨偶變佳偶，一個不和諧的家庭變成一個圓滿的家庭，讓主人翁從此過著安貧樂道的日子。如果真有超自然神力的存在，最希望改變的是現實世界裡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枕邊人，只要夫妻兩人能相知相惜，共組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何必仙鄉，在現實世界也處處可以是理想鄉。這是太宰治最想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吧！當然這種幸福與《聊齋誌異》的〈竹青〉的幸福性質仍是各異其趣，《聊齋》是以仙鄉為理想鄉，並讓主人翁長居於仙鄉，因此主人翁不但可獲取人世間難以求取的各種物質及精神上的享受外，還可長生不死。是一個全圓無缺的幸福結局。至於太宰治的〈竹青〉則是否定有可以滿足人類各種欲求的仙鄉存在。他著眼於現實世界，藉著改造現實世界的人物，讓主人翁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只是現實世界終究不是仙境，居於這裡的主人翁不但不能長生不老，還只能繼續過著貧窮平凡的日子。因此相對於具濃郁傳奇性、浪漫性的《聊齋誌異》而言，太宰治的〈竹青〉較具現實性、俗世性。

四、結 語

綜合以上的考察可以得知，太宰治閱讀《聊齋誌異》〈竹青〉時，對於蒲松齡以仙鄉為理想鄉及幸福的定義，持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寫出了和蒲松齡的〈竹青〉不同結局的作品。相對於《聊齋誌異》以讓主人翁長居仙鄉為最高幸福的鋪設，太宰治的〈竹青〉則是聚光於現實世界，以擁有美滿的家庭、理想的伴侶為人生幸福的指標。姑且不論中國人是否能同意太宰治的論調，兩作品會產生如此相異的旨趣，應和兩位作家所處的時空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極大的關連。

蒲松齡是古代中國人，中國自古便有很多凡人成仙的傳說，甚至還有科舉落榜者因偶然的奇遇而成為長生不老神仙的故事。早在唐代傳奇，這類小說便已屢見不鮮，如〈柳毅傳〉〈裴航〉等皆以仙鄉為理想鄉。蒲松齡曾多次參加鄉試不中，因此對這類小說最容易產生共鳴吧！《聊齋誌異》裡也有不少這類作品，如〈織成〉〈附唐李成威龍女傳〉等皆是。〈竹青〉裡的魚容雖在第二次科舉順利高中，但也因其在第一次應試不中時邂逅了竹青，才能在後來再度與竹青重逢，並得以造訪仙

鄉。屢次應試不中的蒲松齡寫出以仙鄉為理想鄉並以長居仙鄉為最高的幸福亦是反映出他對現實世界的失望與無奈及對遙遠世界的憧憬與夢想。

太宰治則是日本近代人，日本自古便鮮有凡人因偶然的奇遇而成仙的故事，更何況太宰治是近代人，更難體會仙鄉的存在。因此對太宰治而言，若真有道教的超自然能力存在，他最想改變的是現實世界不如意的部分吧！所以才會在後來引進超自然之神力，改造魚容之妻，使其徹底的成為魚容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又太宰治會特別強調夫婦的和諧，家庭的美滿，亦應與那段時期太宰治的家庭生活有關，太宰治在昭和十四年與石原美知子結婚，過著頗安定的生活，其作品風格有極大的改變，從寫幻滅型作品轉變成寫富人類愛的溫馨型作品，因此在昭和 19 年夏天起筆的〈竹青〉才會以美滿的家庭生活為幸福的定義吧！此外，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展開之時期，作家創作空間受到極大壓縮，太宰治亦只好撰寫這類較不具政治色彩的中國怪談小說，雖說是中國怪談小說，也有西方文學淡淡的投影。如「化成禽獸而感到真正幸福的人是神最厭惡的」（260）。頗富有為達成個人願望不惜出賣靈魂給魔王的《浮士德》特性。另外早在太宰執筆寫〈竹青〉之前，芥川的翻案作品便已博得文壇好評，因此他也相當程度參考了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如魚容因無法忘卻家鄉的妻子，所以無法再與竹青同居樂園，但也因此而通過神對他的考驗，這時竹青對他說：「如果你真的忘卻了人的世界，所受到的懲罰將可怕到連我都說不出」（260）的話裡頗具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裡的主人翁因無法忘卻對父母之愛而成不了仙時，鐵冠子對他所說的「如果你默不出聲的話，我立刻取了你的生命」（206）這句話的旨趣。

總之，太宰治在翻案《聊齋誌異》之際，除因其所處的時空環境與蒲松齡有所差異之外，更因文化背景、個人經驗及價值觀之不同，對幸福之認知也迥然相異，因此相對於富傳奇性、浪漫性，以仙鄉為理想鄉，並以長居仙鄉為至高幸福的《聊齋誌異》〈竹青〉而言，太宰治的〈竹青〉則是富現實性，世俗性，以美滿和諧的家庭生活為人生的幸福指標。這樣的改寫或許與太宰治及現代人的價值觀較相一致，但也由此可以窺知近代日本人太宰治無法完全悠遊於古代中國人蒲松齡文學世界的另一面。

引用書目

- 大野正博。〈關於聊齋誌異《竹青》——與太宰治《竹青》的比較〉。日本仙台：《集刊東洋學》29（1973.6）：168-81。原文為日文，中文係筆者之譯文。
- 太宰治。〈竹青〉。《太宰治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9月初版第一刷，1984年10月第二刷。252-61。原文為日文，中文係筆者之譯文。
- 司馬遷撰。《史記》。卷七。台北：宏業書局，中華民國76年8月。
- 芥川龍之介。〈杜子春〉。《芥川龍之介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6月20日初版第一刷，1984年10月1日第三刷。197-206。
- 松村定孝。〈太宰治——《清貧譚》與《竹青》與《聊齋誌異》〉。《比較文學》。吉田精一編。日本：潮文社，昭和47年6月。314-31。原文為日文，中文係筆者之譯文。
- 郭斐映。〈太宰治與蒲松齡——妖怪文學部份〉。《太宰治》6。東京：洋洋社，平成2年6月。120-27。
- 鈴木二三雄。〈太宰治與中國文學（二）——《清貧譚》與《竹青》〉。《太宰治》（二）《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東京：有精堂，昭和60年9月。285-96。原文為日文，中文係筆者之譯文。
- 蕭統撰，李善等註。《昭明文選》。台北：華正書局，中華民國68年5月。
- 蒲松齡。《聊齋誌異》。高雄：大眾書局，中華民國62年。
- 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8月初版，2003年2月五版。

陳明姿，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